

故宮博物院逾40件文物亮相中大

「仙工奇製」中印文明互動的史證



中國與印度同為文明古國。在印度歷史上，莫臥兒王朝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。這一歷史階段中，中國與印度的文化交流也進入了繁榮的階段。不少藝術珍品伴隨文化的對話進入到了中國。今次，故宮博物院借出其珍藏的40餘件文物前來香港中文大學進行展覽，獲得各界矚目和好評，也是香港一次非常重要的文化盛宴，感受兩個文明古國的輝煌歷史和藝術瑰麗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匯

據了解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與故宮博物院聯合主辦的「仙工奇製：故宮博物院藏痕都斯坦玉器精品展」，已經於日前開幕，展期至明年2月28日。中大方面表示，承蒙中大文物館館友會贊助，中大文物館獲北京故宮博物院借出其500餘件印度莫臥兒王朝玉器藏品中的40件精品來港展出。這將是香港乃至內地的第一個相關的專題展覽，絕大部分展品從未展出。因此，展覽具有極高的文化、藝術、歷史以及人文價值。

展品類別盡顯文明交融

中大文物館在展覽前舉行了隆重的開幕典禮，主禮嘉賓包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馮乃恩先生、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、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宣傳文體部處長彭婕女士、中大文物館館友會贊助人士沈祖堯夫人、中大文物館館友會主席戴莎姬女士、中大副校長許敬文教授、中大文物館諮詢委員會主席莫華釗先生、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梁元生教授、中大文物館署理館長姚進莊教授及副館長許曉東教授。

據中大方面介紹，清宮舊藏一批獨特的玉器，清代文獻稱之為「痕都斯坦玉器」，相當於現今西方學者所謂的伊斯蘭玉器，實則包含15世紀以後中亞以及帖木兒(1370-1570年)、薩菲(1501-1736年)、莫臥兒(1526-1857年)、奧斯曼土耳其(1299-1922年)各王朝的玉器，其中尤以莫臥兒王朝玉器最為精彩。莫臥兒玉器是18世紀大量進貢清代宮廷的舶來品，其類別多樣，工藝精美，有着靈活多變的幾何形狀，主要用作各種器皿，如碗、盤和高腳杯。清朝乾隆皇帝對這些外來器物十分傾心，曾對其題詠大量御制詩。是次展覽展品以17至18世紀印度莫臥兒王朝玉器為主，另有少量中亞的作品及清朝的仿製品，體現了清廷和西域之間的文化、藝術交流。此外，展覽費用全免，歡迎公眾參觀。

中大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於2014年簽署了五年合作備忘錄，此次展覽是兩家機構在合作框架下的首個合作項目。同時，亦是雙方探討小型研究性質展覽的新嘗試。配合展覽，文物館將出版學術圖錄，並舉辦公開講座、工作坊及印度玉器工藝示範，讓公眾對莫臥兒王朝玉器有更深入的了解。

曾有民間仿製之熱

根據展覽資料顯示，今次展覽的「痕都斯坦玉器」，清代皇室乃是主要的使用者。雖然印度的莫臥兒王朝玉器極為精美，乾隆皇帝也非常喜歡這一類玉器，但是清

廷卻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原樣仿製，有觀點認為，這可能與當時的玉器不難獲得有很大的關係。因此，在仿製玉器方面，清國更多是將「痕都斯坦玉器」的造型、表現方式以及風格，融入到清代皇室的玉器製作中。

資料顯示，清代中晚期的玉器表面鑲嵌玉石組成各種不同的圖案，相信是受到奧斯曼土耳其以及莫臥兒王朝玉器風格的影響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由於「痕都斯坦玉器」的主要使用者乃是清代皇室，因此一般官員或是平民百姓，很難接觸到這一類藝術品，故而傳入中國時並沒有在民間掀起仿製的熱潮。民間仿製的出現，乃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交匯的動盪年代中，清宮中的玉器流出，加上工匠返鄉，民間掀起了仿製的熱潮。據悉，這一時期的玉器品，器身較為瑩薄，花葉枝蔓混合了中印兩國的風格，結構也比較複雜。有趣的是，這一類作品，幾乎多為歐美博物館收藏。

在藝術史中，明代的玉器工藝成就並不如其他朝代那樣突出。這與莫臥兒王朝的玉器製作有很大關聯。當時莫臥兒王朝的玉器製作，不僅在首都德里，也分佈在德里高原北部、西部以及中部。那時，玉器製作的玉料來源地，主要是中國新疆。這使得明代的玉料來源供應一度受到了影響，間接使得明代的玉器成就未顯突出。



■透雕花葉紋碗



■葉紋燭台



■嵌金盤



■透雕花葉紋葉式鏡背



■鑲金嵌玉石雙耳車持

玉美之下的文明懷古之情

今次展品，是中印兩國古代玉器成就的體現，也是兩國文明互動的歷史明證。文明古國之美，不僅美在悠久的歷史，更在於歷史長河中對細節生活的不斷追求和考究。

從展品類別中可以看出，當時的玉器，絕不僅僅是裝飾品或工藝品，而是具有極高的實用價值，每一件作品都能夠在生活中找到對應的用途。藝術與生活相結合，在當時似乎成爲了一種現實。當然，這樣的現實，在清代，也僅僅是屬於皇室甚至皇帝本人。

文明的接受，並不是一成不變。當時的印度玉器傳入中國，也具有了清代中國藝術風格的樣貌與形態。歷史乃是大步向前的，不會停留於原地旋轉，即便有類似，至多也只是押韻的時代尾音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玉器之美，乃是在其不斷推陳出新；美在其沒有墨守陳規或一成不變。變幻才是永恒，這是今人對生活的感悟，但若在藝術的長河中找尋時代、生命與自我人生的意義，則這一命題仍然成立。清代已經成爲一個歷史的名詞，成爲了史學家們研究的對象，也充滿各種不同的對歷史、對人物的評價。但留在現實生活中的，則是這些供後人研讀和鑒賞的玉器文物，這或許是歷史的一種沉澱和價值。



■市民參觀展覽

騎樓：一種歷史，一種文化，一種情懷

騎樓是一種具有中西合璧風格的建築，這種建築的特點是具有一種可以遮擋陽光和雨水的走廊空間。據網上資料顯示，騎樓乃是英國人抵達印度之後，因為難以適應當地的環境，而在修造建築時進行微調修改的產物。久而久之，騎樓成爲了遍佈中國華南和東南亞地區的一種建築形態，極具歷史感、藝術感的建築。

在廣東，無論是嶺南文化中心的廣州，還是潮汕地區的汕頭，漫步在古舊的老城區中，都能夠看見極具歷史風味、年代久遠的騎樓建築。騎樓建築的地下，目前多用作鋪面營業之用，樓上的幾層，則是用來住人。只要是目前還有騎樓的地方，無論在香港、中國內地抑或海外，大體上是這樣的用法。

騎樓建築雖建造時間各不相同，但是代表的，卻是近代以來中國華南地區包括香港的開埠歷程，也是中國社會的歷史符號。騎樓已經成爲了華南文化的代表——如同北京的代表建築是胡同、上海老城的建築是弄堂一樣，騎樓成爲了嶺南、閩南甚至整個華南地區的文化象徵與見證。

在香港，騎樓建築一般多存在於港島區，九龍也有一些騎樓。在香港的社會語境中，騎樓被看作是香港歷史與文化的活化石，所以，不少騎樓也被政府列為古蹟。當然，也出現了同德大押這樣的遺憾個案。整體上，港島區的騎樓，仍舊存在於商業和文化的雙重環境中，在今天的生活中繼續發揮着作用。

騎樓是一種文化。不少騎樓建築的鋪頭，並沒有隨着商業消費與市場環境的改變而變化。騎樓的鋪頭似乎或多或少保留了舊香港、老廣東的味道，成爲了人們的集體回憶，也成爲了人們對香港在地歷史進行梳理和研究的重要橋樑。據筆者所見，位於打鼓嶺禁區蓮麻坑村中的葉定仕故居，似乎也屬於騎樓建築。葉定仕當年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，為推翻滿清作出了突出貢獻。如今，他的建築在禁區中，每日沐浴山野的微風與陽光。禁區中看見騎樓(雖然疑似)，確屬一大快事。

如今，中國內地的不少城市，愈來愈意識到騎樓的重要性，認爲這是城市的活歷史，是不可以在舊城改



■汕頭的騎樓



■電車駛過香港的騎樓

造中被拆除和替代的珍貴文物。因此，相較於過去，不少南方城市的騎樓保護工作，也較之於過去，顯得強化和重視了很多。騎樓始終是一種情懷。對文藝青年而言，騎樓是發揮文創想像的空間實體；對歷史學

者而言，騎樓是一本活字典；對一座城市的居民而言，騎樓則是他們自己與先輩們生活的點滴記憶和情懷。因此，保護好每一座騎樓，無論它身在何處，是文化界共同的使命和責任。

文、攝：徐全